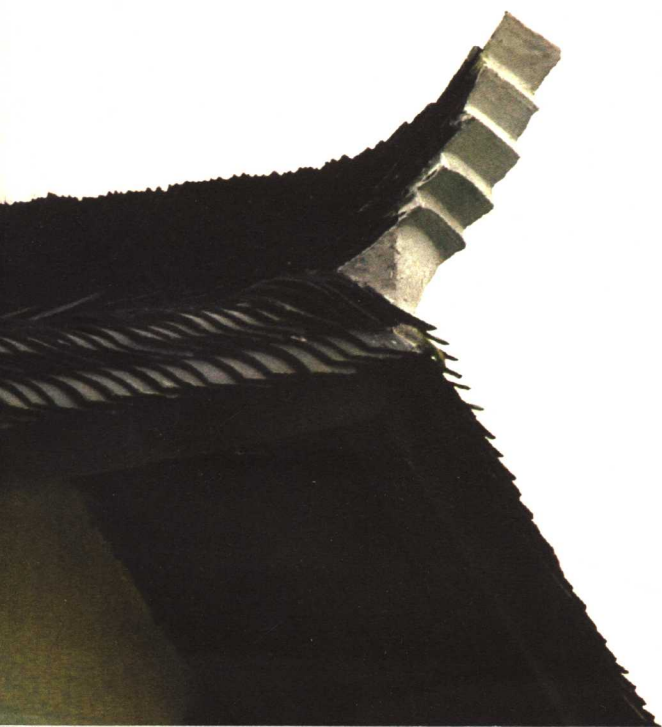


水墨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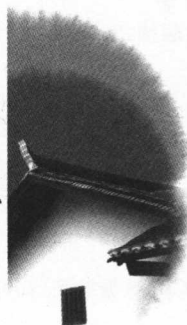


水墨江南，是最为心仪的画轴。
峰峦中的涧水、烟树里的人家、
晨炊上的鸟啼、落日下的槽声，
匍匐在蛰气上的春梦无痕、浮漾于绵雨中的秋叶满山，
或宁静、或喧闹，或尺幅玲珑、或无远弗届。
我心中的江南，永远是一幅常读常新的水墨。

熊召政 著



水墨江南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墨江南/熊召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3

ISBN 7-5354-3223-9

I. 水…

II. 熊…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1120 号

责任编辑:章雪峰

责任校对:刘 莉

书籍设计:敖 露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2.62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辑

登黄鹤楼	2
登赣州郁孤台记	5
普陀山极乐亭记	9
昆明昙华寺对弈亭记	12
华山下棋亭记	15
杭州洗心亭记	18
泰山普照寺筛月亭记	22
汤逊湖记	24
游远安金家湾记	27
天堂河谷记	31
西气东输赋	39
南宁赋	42
宜兴紫砂赋	45

第二辑

清江行	49
洪湖水,浪打浪	52
访云山古寺	55
在龙船调的故乡	58
桃花溪印象	62
啊,纳木措	66
天堂中的花园	70
最后的童话	73
水墨江南	76

第三辑

穿越柴达木盆地	81
鸡鸣山中泡温泉	87
廊桥何处不遗梦	90
索罢湾半日	95
银 座	100
箱 根	107
米立奇的晚宴	114
瓦里沃的夜晚	118
海啸的颜色是什么	122

第四辑

问花笑谁	127
寒山寺的钟声	133
峨眉山散记	137
访成都杜甫草堂	144
谒张居正墓	150
再谒张居正墓园	165
怎一个愁字了得	168
初到双峰荷叶乡	177
访严子陵钓台	182
游洞庭西山记	186
雨中登滕王阁	191
一杯香茶敬亲人	195

水墨江南
第一辑

登黄鹤楼

历史播迁，春秋数易。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几次焚毁，又几次重建。耗资之巨，气势恢宏而趋鼎盛的，则是今天的这一座了。

古时的黄鹤楼是文人骚客聚首之地。五月登楼，望短笛之梅，落瓣于芙蓉雪浪；九月凭栏，看长亭之柳，系舟在米市渔街。弄笔者对此，各有各的感悟：托兴寄情，写忧患文章者有之；叹乡关无觅者，更是不少。

今天登楼的人，旺季时如蚁聚。然而在这里发思古幽情的，却没有几个人了。人们当然不必追寻汉朝的黄鹤翩然何处，唐代的白云又飘向哪里。鸡犬桑麻的往事，早已失落在满楼喧响的迪斯科舞曲中。夹在旅游的人群中，我也曾好几次置身这高拔的仿古建筑，临观苍茫河汉，回之望之，歌之啸之。

人的视觉世界建立在两种经验之上：重力线是垂直的，水平线与它直角相交，成十字架结构。九省通衢的武汉，正在这十字架结构的交叉点上。万里长江自西而东，京广铁路自北向南，两条大动脉在黄鹤楼前的长江大桥交汇，车骑舟航，达至东西南北。而漫步黄鹤楼的高层回廊，亦能任乱发飘然，把四面江山，看个痛快。

倚楼西望，苍茫一片，乃是莺飞草长的江汉平

原。这云梦大泽的遗址，尚有碧水千湖。牧歌与渔歌糅成的水彩平畴上，更有一水横来。涌入楚地的长江，开始有了大气魄。溯江而上，在进入南津关，探奇二百里三峡，继而去巴蜀买醉，天府搜神之前，不妨先来欣赏葛洲坝的水利枢纽工程。鬼斧神工，耸大江铁门；经天纬地，锁高峡洪波，好一幅精美绝伦的智能风景画。更有旋转于江心的巨型水轮发电机，让你体会到现代化建设工程的宏伟。

凭栏东眺，拍天而去的长江早已挣断了西塞山前的千寻铁锁。轮船穿梭在吴头楚尾，往返穿过迷濛烟雨，当然也有二十四番花讯。如果在黄花初吐，紫蟹才肥的季节，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大小游船就多于过江之鲫了。十年改革中的经济建设，正在改变金粉故都，烟雨六朝的江南情状。金山寺没有了法海，寒山寺远去的钟声，已滤尽旷古的忧愁。买棹而去的游人，可在江浙的莺花月露中，乐成一尾春江上的活泼泼的游鱼。

在黄鹤楼上引颈面北，胸中顿生侠气。在古典的中原大地，是谁在黄河的左岸磨剑？又是谁在萧萧的易水上放歌？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们的忧患意识凝为中华民族代



代相传的情结。中原逐鹿，多少人逐老了青春，多少代又逐瘦了国脉。这一头政权之鹿，吸纳数千年的中原精气，跃过一个又一个漫漶着雾障的历史陷阱，最后终于纵身一跃而上天安门城楼，化为五颗金星，在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系中闪烁异彩。现在，一场新的中原逐鹿战又开始了。不过，人们逐的不再是政权之鹿，而是经济之鹿。这一只鹿，再一次凝聚全民族的信心和力量，跳跃在中原大地崭新的地平线上。

当我站在黄鹤楼上遥望南方，俄顷中，一颗心已随着呼啸而去的火车，越洞庭烟波，过潇湘峻岭，载欣载奔，去到南粤的椰林蕉雨中，体会新世纪的大氛围。南国多山，山生雾，雾生神秘，神秘而生智慧。智慧则如南国山外的海。在这片海中，中原之鹿更化为拨浪长鲸。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它仪态万方，锦鳞游泳。飙风回溜，概莫能阻。在一个春天，它忽然一口气吐出十四颗明珠，在古老的东方海岸，串成了一条光芒四射的珍珠项链——这是我们民族新的自豪。

置身黄鹤楼头，眼界宽，心界更宽。与楼相对，汉阳的龟山之侧，是俞伯牙碎琴谢知音的古琴台遗址。龟蛇对峙，控扼大江；一琴一鹤，隔江呼应。然而我眼前翩跹的，不再是那一只汉朝的黄鹤。我心中弹奏的，也绝非春秋时代的那一张古琴。在今天，恐怕没有人愿意当跨鹤巡天的仙人了。要么做中原大地的逐鹿英雄，要么当大海上的骑鲸勇士。当然还有一种人生态度，那就是在这黄鹤楼上看翻船。但这种人毕竟很少很少。至于我，虽不能逐鹿骑鲸，却甘当勇士们的知音，自觉幸甚至！

1989年3月23日写于武汉

登赣州郁孤台记

郁孤台，建筑于赣州城西北的贺兰山上，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八百二十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到此登临，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从此，郁孤台声名鹊起，与初唐诗人陈子昂登过的幽州台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两曲千古传颂绝唱的诞生地。

1994年早春，潇潇寒雨之中，我到此造访。赣州城中，贡江边上，有一突出小山，这就是贺兰山。山乃城中制高点。郁孤台建在山顶，一座飞檐斗拱的楼阁，秀出葱茏绿树，缥缈渺渺，宛若仙城。拾级而上，凭栏远眺，耳畔不禁响起辛弃疾字字如火的吟诵。顿时间，一股苍凉之情，如隐隐雷声，叩动我的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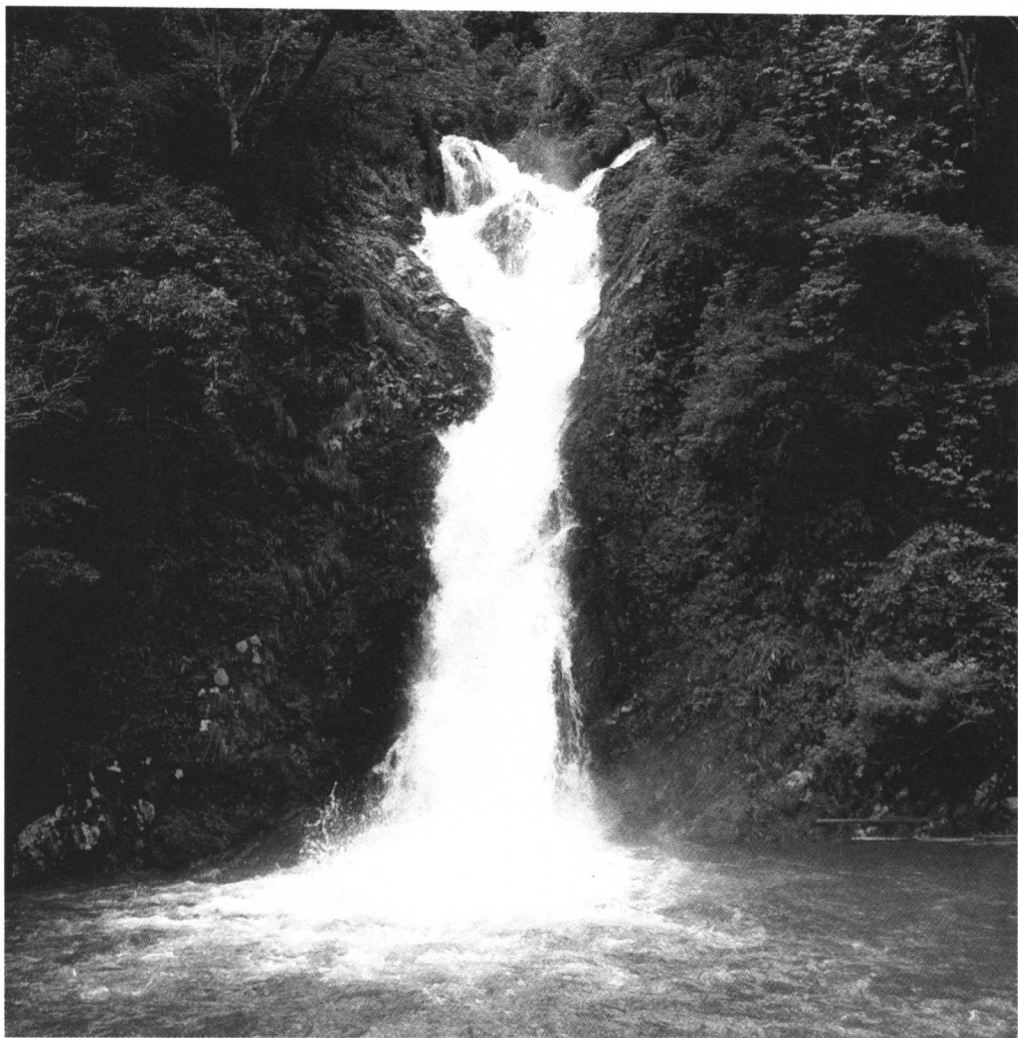
怀着郁郁不振的心情，孤身一人，你在暮春的一个傍晚，来到郁孤台上。陪伴你的，有比雨雾还稠的映阶碧草，有比蛙声还近的深山鹧鸪。昨夜有梅花入梦，醒来难消一醉；今晨有青鸟入室，更想悲歌一曲。白日放歌，须纵浓酒；青春作伴，好还故乡。然而，你的故乡在哪里？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弱宋南渡，苟安东南。你的故乡山东，哪里还有村箫社鼓？战云荡处，泰山日出；胡笳声中，趵突泉哭。乡情啊，成了一场被风摧残的花事；故乡啊，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的沉痛，传到你的手中，更成了万劫不复的忧患。眼看山下这

一条发源于武夷山脉的贡江，你觉得是行人的眼泪在推动江上的风帆。行路行路，可是有谁能走过淮河？眼前千里江山，尽是颠沛流离之客；胸中万卷诗书，尽是去国毁家之痛。樽俎风流，却只能空度华年；慷慨悲歌，只换来绕齿冰霜。

你生不逢时。论国，大宋江山已失去了盛产英雄侠士的中原；论人，庸君之下，把持朝政者不是巨奸大猾，就是一班趋炎附势之徒。他们不顾国事糜烂，只图偏安一隅的享受。自临安而建安，自苏州而扬州，处处肥马夹道，娇娃盈衢。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都沉浸在醉生梦死的浅斟低唱中。北方的兵戈，南方的香艳，一起淹没了社稷苍生的绵绵哀恸。当此际，辛弃疾啊辛弃疾，除了愤怒，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纵有拨乱反正，收拾河山的《美芹十论》，在当政者眼中，竟不及一篇溜须拍马的寿文；你纵有单骑突袭金兵大营的善战之勇，在弄权者看来，纯粹





是好出风头的个人表现。因此，你只能饭蔬饮水，客死铅山。“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然而，阻拦你重新去黄河岸边行吟，南宋朝廷设置的障碍，却比岩峰更陡，比群山更乱。

本是出生入死的社稷一戎衣，现在却只能当一名与鸥鹭相狎的天地一闲人。一匹马换成一瓯茗，一根矛换成一管笔，一支军队换成了一瓮老酒。在江南的山水之间，且徘徊、且踟蹰、且饮且醉、且歌且哭。无数的牢骚，无数的愤懑，终于像决堤的黄河，在京口的北固亭，在建康的赏心亭，在博山道中，在郁孤台上，在一切你觉得可以倾泻的地方，作大气磅礴的泛滥。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这是上苍给中国知识分子安排的一条出路。幽州台、岳阳楼、郁孤台，都曾是这一条漫漫长路中的驿站。

登临远眺，触景生情，览今日之江山，发古人之幽愤。是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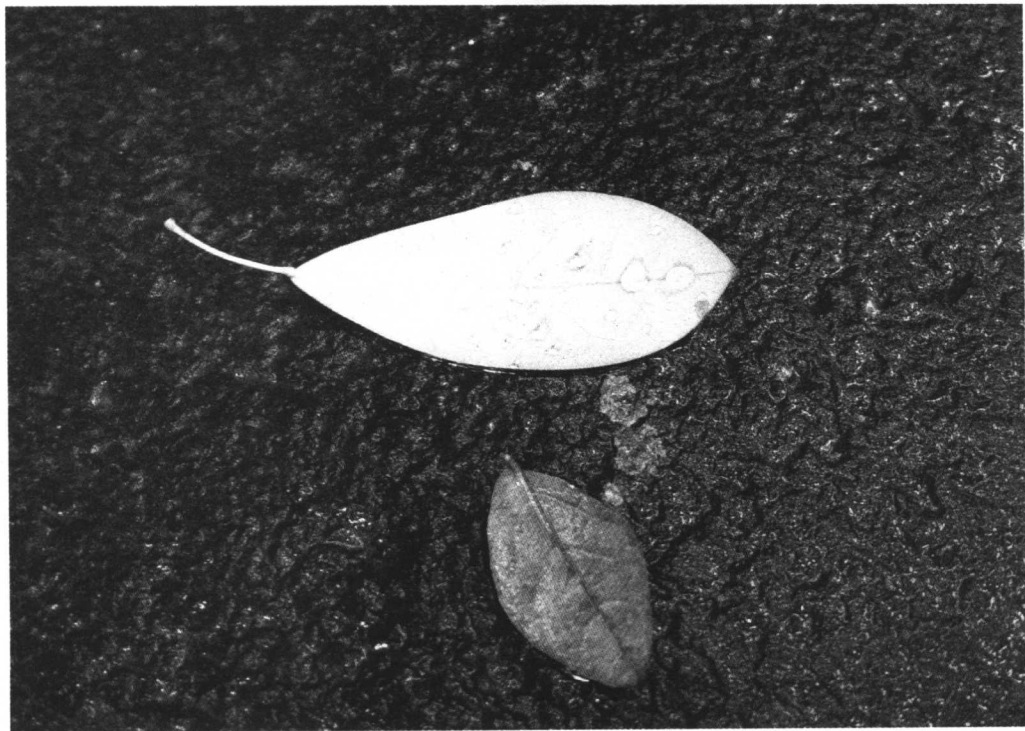
1994年春记于旅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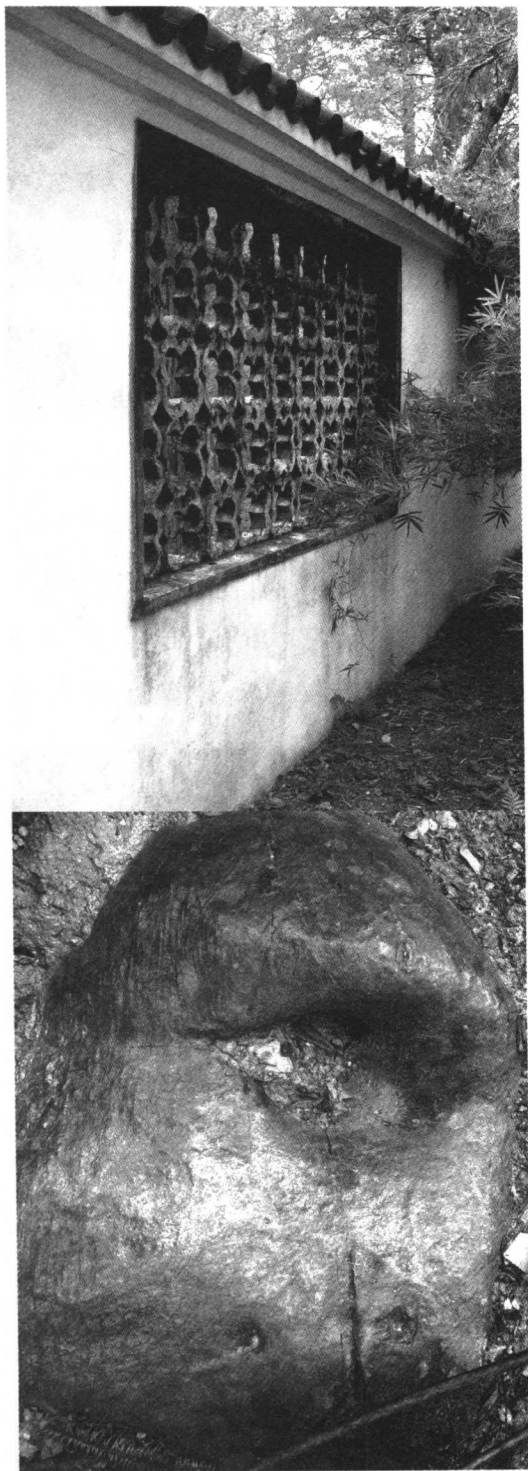
普陀山极乐亭记

1996年初夏,我第二次礼佛普陀山,从梵音古洞之侧,登山而上极乐亭。亭为新筑,枕山面海,形势极佳。亭柱刻有一联:贪得宇宙隘,知足天地宽。站在庭中,看山色拥翠,沧海横波,极乐二字,不禁浮上心头:

极乐,极度之快乐也。然人世间,究竟有哪些极度快乐的事情?

平步青云,一年中连升三级;扳倒对手,雾散处鹏程万里,是官场之极乐。所产商品之畅销,好比家中开银行;所购股票之暴涨,如同天上掉馅饼,是商人之极乐。天上人间,傍纸醉金迷之客;花前月下,得沉鱼落雁之人,是情人之极乐。戴顶博士帽,十年寒窗终于熬过;获得诺贝尔奖,一夜之间名满全球,是学者之极乐。然孔繁森之极乐,是于暴风雪中救出落难之人;是以一身之寒,换取春色无边。诺贝尔之极乐,是散尽家财,奖掖科技与文学;洗清铜臭,一身清白去见上帝。秋瑾之极乐,是貂裘换酒,红颜更添侠气;以身许国,巾帼不让须





眉。爱因斯坦之极乐，是超越世俗的毁誉，而对真理的探求；是拒绝物欲的诱惑，而对道德的渴望。

大千世界，各阶层利益不同，极乐便不同。芸芸众生，各种人境界不同，极乐亦不同。毛泽东之极乐，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李太白之极乐，是“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老子之极乐，是坐在牛背上悠悠晃晃，任蹄子下踏出一片紫气；孔子之极乐，是诸侯息战，化干戈为玉帛；梦见周公，毁瓦釜而奏响黄钟。

极乐一词，古典而浪漫。有时，它热闹如帝子筵前的箫鼓；有时，又冷清如宣德炉中的灰烬。桨声灯影的秦淮河，数百年的极乐，都写在调笑的朱唇与调情的酥胸上；铺金泻银的华尔街，本世纪的极乐，都写在敲响的钟槌和敲碎的哀哭中。

红颜易老，韶光不再，人生百年，究竟有多少个极乐的日子？春秋更迭，世事纷纭，极乐二字，究竟含多少重实在的意义？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志士乐在天下，鄙夫乐于一身，凡人乐在今世，佛家乐在西天。

佛家既然乐在西天，便以人世为苦厄。蓬头垢面是苦，天生丽质是苦。富甲天下是苦，名满人间是苦。妻离子散是苦，儿女

成群是苦。卢旺达难民营是苦，白金汉宫的戴安娜是苦。经济封锁的伊拉克是苦，富翁如蚁的美利坚何尝又不是苦？痛苦是苦，极乐也是苦。乐极而生悲，这样的例子，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有谁不能信手拈来？

二千四百多年前的释迦牟尼，看到人间种种悲苦，终于悟道成佛，人为为伪，人弗为佛。伪者生苦，佛者得乐。但这乐，在芸芸众生看来，是天际飞鸿，杳不可及。我既生在今世，当以今世为乐。西天只是梦幻，而人类早已不是做梦的少年。人类的理性已达成这样的共识：让生活更丰富，让生命更欢乐。但科技进步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为每一个诞生的婴儿，植进一粒释迦牟尼思维的芯片，让每一个新生命的灵魂中，都生长一株嫩翠欲滴的菩提。

1996年6月写于普陀山息来山庄

昆明昙华寺对弈亭记

昙华寺在昆明之东，民国初年，临济宗第二十二代传人印空大和尚驻锡于此。印空喜植花木，尤好兰花。林泉之下，佛门之中，静修之余，尚雅存棋趣。时朱德服役滇军，讨袁之后，回师昆明，任宪兵司令。弹雨稍歇，战云暂退，公务之余，偕友来游昙华寺。与印空和尚接谈，两心相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且两人都好兰花，好棋艺。于是经常在寺院中的木亭内赏花对弈。其后印空圆寂，而朱德继续军旅生涯，领正义之师，扫蒋兵日寇，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后人为了纪念这一段棋缘，将此亭名为对弈亭：

一个青灯佛子，一个戎马军人；一个暮鼓晨钟，一个枪林弹雨。一个修禅，哪管得尘世间白云苍狗；一个打仗，专收拾中国的梟首魔头。印空说空，以空持世；朱德存德，以德服人。印空





出世之远，纵然有青牛白马，也不能引出禅关；朱德涉世之深，纵然是火海刀山，也不能改变理想。一个是当世的老头陀，一个是未来的大元帅，这样的两个人，似乎没有交友的可能。但人间万象，大道归一。和尚抱元守真，军人一尘不染。两个大丈夫，一对干净人。更有兰花为伍，象棋为约，小小的对弈亭，便为人间留下了一段佳话。

莳花弄草，应非将军本色；纸上谈兵，亦非和尚所能。但花中岁月，可以激发人去追求芬芳的人间；枰上风云，可以启迪人去思考迷茫的历史。谁道风花雪月，可以消磨英雄壮气？兰花为君子，必能陶冶人的高雅情怀；漫言车马炮卒，能够助长杀伐之心。棋如世间事，时时提醒人的向佛心境。静赏奇葩，倚尽藤萝之月；闲敲棋子，催开梦里之兰。苍山雪飘，袈裟不沾寒气；洱海风来，惊雷落满戎装。夜深了，花睡去；钟鸣了，子又落。二十四番花讯，二十四部历史；三十二粒棋子，三十二道禅关。朱德登堂入室，尽得佛门奥义；印空驱云扫雾，洞察人间真伪。朱德说：“好一盘残局，待我们从头收拾！”印空说：“看这钵兰花，总在无人处开放。”一衣一钵，无人无我；一枪一马，无法无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两个伟岸男儿，不仅深谙棋道，勤研花事，在本世纪初，还都开创了惊天动地的事业。